

倫敦會議：一個尷尬的「成功」

鄭若麟 資深傳媒人

倫敦國際會議並未能使利比亞戰場上出現有利於反對派和西方的局面。法、美、英空襲稍緩，利比亞反對派立即被政府軍擊敗，不得不從蘇爾特、拉斯拉努夫等城市撤退，這證明法、美、英聯軍遠未達到能夠控制利比亞局勢的地步。僅靠空中打擊是否足夠？這是一個碩大的問號。

日前在倫敦召開的40國利比亞問題國際會議在未能達成一致情況下，勉強成立了「接觸小組」，以繼續「實施聯合國1973號決議」，旨在完成三大任務：「保護利比亞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開始政權過渡」。會議既未能對利比亞戰爭前景作出一個明確的預示和結束的日期，也未能就如何使戰爭結束達成一致意見。非盟仍然拒絕參加，而阿盟在法、英等國多方勸說下，最後僅派一名大使級代表敷衍了事。會議召開後全球媒體反應冷淡，阿盟、非盟等有組織沉默以對。甚至在會議主法法國，輿論也明顯地「低調處理」……

無助推利比亞局勢發展

深入分析倫敦會議的「成果」，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涉及戰爭這樣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一些國家仍然視之如同兒戲，以明顯言不由衷的話，來迷惑世界輿論。儘管取得了成立「接觸小組」之類的「成功」，但對利比亞局勢卻沒有起到任何有益的推進。

會議強調「國際社會就軍事干預利比亞局勢達成了共識」，即「避免了一場大屠殺」。且不說這一「國際社會」顯然不包括所有認為「禁飛」不等於動武的國家，而且「避免了一場大屠殺」之說顯然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會議另一個「達成共識」的地方，是軍事行動將繼續下去，直到「利比亞民眾免除危險處境」，並由「利比亞人民自己來決定他們的命運」。令人諷刺的是，法國已經外交承認的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代表卻沒有能夠全程參加會議，因為與會者除了法國和卡塔爾，還沒有其他國家正式承認其政府。事實與法國外長朱佩一再強調的「利比亞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空洞口號形成鮮明對比。

如何裁決卡扎菲無共識

會議特別要求卡扎菲下台。利比亞領導人已經「失去其合法性，從而完全被排除在政治過渡進程之外」。然而在會場的走廊上，各國對於卡扎菲的未來命運，也同樣各唱各的調。對於反對派來說，卡扎菲不僅必須下台，而且必須受審，這一立場得到法國和英國的支持。兩國均要求卡扎菲立即下台、受審。理由是「卡扎菲最近幾個小時在米斯拉塔城動用狙擊手攻擊平民並讓他們在大街上流血至死」的行為，使他「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利比亞戰爭是從禁飛開始，而禁飛行動是為了阻止卡扎菲「動用飛機攻擊和平示威民眾」。倫敦會議則提出了新的「狙擊手攻擊平民」的指控，並以此為依據要求卡扎菲下台。法國外長朱佩表示，卡扎菲的命運，「將由利比亞人民來決定」。英國外相黑格則表示，「我認為他應該面對國際刑事法庭的審判」。這證明兩國在利比亞兩派內戰中已經明確站在了反對派一邊。

然而就是西方國家內部，對此也有着不同看法。意大利和西班牙就主張讓卡扎菲流亡。然而問題是，這些都顯然不是在聯合國1973號決議範圍內的內容。西方歷來主張「無罪推定」，在聯合國至今尚未對此進行調查和定論之前，要求卡扎菲下台，顯然是在加劇目前正在激戰之中的利比亞兩派勢力的仇恨，而非通過停火、調停走向和平。究竟這是在保護平民，還是在打擊利比亞本身？

會議確立了軍事行動由北約來協調和部署，而政治指揮權和實際出動軍事力量的則由「一小批志願國家」來保證。僅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場利比亞戰爭的真正發動者和指揮者、實施者就是法、美、英三國，其他國家僅僅都是（必須的）陪襯。許諾派戰機到利比亞上空進行禁飛巡邏的卡塔爾和阿聯酋明顯地起到「擺飾」的作用，僅僅起到避免給人以「西方攻擊伊斯蘭國家」的口實而已。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真正是將全球民意當作「阿斗」。

阿盟國家成對利動武的陪襯

會議成立了一個15國加聯合國、非盟、阿盟和歐盟組成的「接觸小組」，是會議主要「成果」。卡塔爾同意下一輪「接觸小組」會議在其國土上召開，亦可算是打破「西方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說法的一個突破口。但問題也恰恰在此：為何除了卡塔爾一國，其他那麼多阿盟國家中居然沒有另外一個也站出來支持這場沒有前途的戰爭呢？

會議要求向利比亞反對派提供必要的武器援助。這令人難以相信此舉是符合聯合國「1973號決議」的。讀遍該決議也沒有找到相關內容。相反決議主張對利比亞進行武器禁運。但會議的解釋是決議授權成員國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顯然，有關方面將這句話當成了一個大籬筐，任何雞七雜八的內容都可以朝裡面裝。事實上向內戰一方提供武器，進一步證明，法、美、英三國實際上已經參與利比亞的這場內戰，而且已經欲罷不能，非要將戰爭打倒卡扎菲下台才有可能罷手。

日本對中國戒心太重

劉斯路

日本遭災，一衣帶水的中國人民和政府一直抱着感同身受的心情，積極支持日本救災，但是不愉快的事情還是發生。這說明日本當局還是擺脫不了舊有的思維，對中國懷有太沉重的戒心。

地震為改善中日關係提供契機

截至3月29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共有29個國家和地區約190批食品及毛毯等救災物資運抵成田機場，總重量約達1300噸。其中，中國的最多達60批左右，美國約40批，韓國約20批。中國更無私援助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重型水泥泵車，以及日本急需的汽油、柴油、礦泉水等。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日本方面還要中方自行將救災物資運到災區，惹得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提出意見。而中國提出派海軍醫療船協助救災，更被拒絕，理由是災區附近的港口和海岸受到海嘯的破壞，醫療船難以停靠。日方的消息說，3月19日在京舉行的日中外長會談上日方還表示「希望盡可能實現」，但是最終反對派佔上風，實際理由是日前中國海軍在日本近海的活動頻繁，「雖說是善意的醫療援助，但接受中國海軍還為時尚早」。事情雖然不大，但是觀感知著，還是折射出日本對中國非常矛盾的心理。

筆者在這次日本大地震前到過東京，聽聞日本外務省致力今年改善中日關係：首先針對釣魚島問題着力謀劃建立處理危機機制，要有全面的聯絡熱線，包括官方外交部、軍方及民間各種有影響力的人士，力求減少誤判。其次，要全方位開展中日交流，增加兩國人民的互信情感。第三，要通過具體項目，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可見可感。因此，日本災後初期，中國及時派出救援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首次踏足日本駐華大使館，為地震遇難者默哀，日本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改善中日關係的契機。不過，日本的搶險還在進行，重建正在起步，中日的基本矛盾還是掩蓋不住。

在3月19日的中日外長會談，中國外長楊潔篪不失時機邀請菅直人首相和外相松本訪華，表達重視修復中日關係的誠意，但是日本卻咬住東

海油氣田共同開發問題不放。日方媒體透露，楊潔篪冷冷回應稱，「需要為此創造氣氛和條件」。日方一直認為中日08年有關東海共同開發的共識他們是佔了便宜，因此追着落實。而中方則強調東海共同開發與中方已開發的春曉油田接受日資參股，是不同性質的問題。筆者理解，楊外長的表態表明，如果日方端正態度問題不難推進，但是日方有意將「共同開發」和「合作開發」混淆，而且在日方核輻射問題都沒有控制好的時候談這個問題，顯然不適當。日方的本末倒置，顯然是怕吃虧的扭曲心態的反映。

日本救災不忘東海利益

所以，在日本島內救災的緊張時刻，日本的海上自衛隊並不忘遊弋東海。而在中日外長會晤之後，日本外相松本剛明召開記者會，對中國國家海洋局的直升機在東海海域接近海上自衛隊的護航艦一事表示不滿。日本媒體稱，3月26日在東海「中間線」附近，中方直升機接近正在執行警戒監視任務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航艦「磯雪」號。其實，中國並不承認所謂的東海「中間線」，而春曉油氣田在所謂「中間線」中方一側，日方擔心中方獨自開採春曉油氣，一直派出監視船隻。事實凸顯，中日之間的基本矛盾是涉及雙方利益的結構性的矛盾，並不會輕易因為一些偶發性的事件而改變。

筆者認為，中日關係之球在日方。按常理說，日方經濟發展要利用中國市場，維持良好的中日經貿關係。而日本的災後重建，也為雙方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機。但是，日本對中國崛起又存在高度的戒備心，同時在釣魚島、東海等領土問題及海洋權益上沒有退讓的空間，這幾點其實是日本朝野的共識。所以，在總體外交路線上，菅直人政府是不會改變親美和制衡、防範中國的路線。同時，這次日本大災對於其未來國家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還未可預測，相信某些恐懼被中國更大超越的扭曲心理，反而成為阻礙兩國改善關係的更大阻力。所以，日本重建的中日合作，形勢將是異常微妙。

產科設限暫解急 長遠需增人手

田北俊

為紓緩公營醫療系統人手短期內相當緊絀的情況，政府應積極研究與醫委會商討，局部放寬輸入外地醫療專才來港工作。此外，政府得加強醫療發展的長遠規劃，因為除產科服務外，本港其他醫療服務亦甚受內地同胞歡迎，香港的醫療產業大有發展空間。故政府必須做好軟硬件的配套，尤其是醫護人才培訓。

田園快語

香港去年有88000名嬰兒出生，當中約有一半是內地孕婦所生，預計今明兩年的出生率將更高。而不斷升高的出生率，暴露了本港公營產科服務難以應付需求急增的事實，由8間公立醫院醫護組成的香港產科關注組，便要求政府限制內地孕婦來港分娩，而政府終同意規限本港公營醫院接收的產科個案，不可多於去年的38000個。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但長遠來說，則應盡快增加各類的醫療人手及公私營床位，否則，發展醫療產業將只會是笑話一場。

產科服務規劃不足導致供不應求

醫療產業是本港期望發展的六大優勢產業之一，而我一向認同這是本港其中一個有極大發展潛力的產業。原因是本港的醫療水平在亞洲，以至世界都屬於先進及安全級別，聲譽極佳。尤其對內地同胞而言，來港醫療會給予他們較大的信心。而在芸芸醫療專科中，因受惠於在港出生的嬰兒有居港權的政策，產科可謂「因緣際會」，最先突圍而出，成為最多內地人光顧的醫療專科之一。

本來若政府能洞察這個商機，作好準備，例如加強產科的醫護人手培訓，增加及協調好公營醫療產科服務，確可成為本港的醫療產業「省」靚招牌的好機會，但政府卻失諸交臂，反而因無長遠準備，只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才導致陷入今天「供不應求」的困境，被迫設下配額。

其實，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數目增加，並非一朝一夕出現的現象。終



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導致本港公立醫院產科服務供不應求。

民主黨跳海騷譁眾取寵

馬彥

紅磡至中環及灣仔的航線因為乘客量不足，於四月一日起停辦。雖然來往維港兩岸的渡輪服務買少見少，要求政府支援航線也是民情所在，但是香港是自由的商業社會，航線停辦純屬商業決定，民主黨竟然為此集體跳海，更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保護」，便顯得譁眾取寵，煞有介事了。

代表民主黨跳海的是幾年輕地區主任，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選擇，反而突顯了民主黨高層和核心成員的「錫身」心態。其實大家心知跳海是一項高危行動，維港海水也不見得特別乾淨，這種行動吃力不討好，即使疑在紅磡出選的民主黨黃碧雲，也笑言「留番界八十後跳」，僅作精神支持，拒作行動配合。行動如此支離破碎，貌合神離，這就未免讓人感到民主黨內部對行動根本未有共識，純粹為跳而跳。

其實，民主黨也知道是次行動有危險，早已通知警方和相關部門，不過行動卻驚動了政府部門。消防局也出動了三十八名消防員、五輛消防車和救護車，還有滅火輪、快艇和潛水支援船。部分消防員在四名「跳海人士」下海後，跟隨下水護送，岸邊的消防員則協助他們上岸。跳海跳得如此勞師動眾，航線依舊停辦，這就未免令人感到啼笑皆非、英雄主義衝昏頭腦了。

啼笑最令人莫名奇妙的，是跳海和爭取復航有何關係？跳海既不能展示民意，也不能向政府施壓，船公司更不會因此改變商業決定。即

審法院於2001年頒令內地夫婦在港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權，加上03年起內地陸續放寬個人遊的規定，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數字便逐年飆升。在2001年，只有7810名內地孕婦在港產子，佔全港出生嬰兒數目的一成六，而往後平均每年以約4000的速度增加，到去年便高達40600多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比例則增至46%。

本來政府在過去10年，根本有十分充裕的時間去應變，例如增加產科醫護人員及床位等，但政府卻反應遲鈍。只是於07年，因應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潮白熱化，規定內地孕婦必須作出產前檢查、預約及登記，才可來港產子，以及將公營醫院收費提升至39000元，並優先為本地產婦服務。

須確保本地孕婦有足夠服務

不過，政府低估了內地人對本港產科服務的渴求，而公營醫院的「三萬九」措施，只是將需求轉到私營醫院。故去年在港出生的4萬多名內地嬰兒中，便有約3萬名是在私營醫院出生。或許政府的如意算盤是內地孕婦不來公營醫院便「萬事大吉」，但卻沒想到私營醫院生意滔滔，人手不足時，便向公營醫院高薪挖角。故產科醫生流失率達一成，在眾專科中稱冠。

另一重要問題則是當私營醫院遇到孕婦生產不順利，或嬰兒有問題時，往往將嬰兒轉送公營醫院的深切治療部，這也同時令公院壓力大增，再加上近年本地嬰兒的出生數目同時大幅提升，從早年不足4萬之數，回升至每年逾4萬人，而去年更高達47800多名，也大增了產科服務的壓力。

我認為，為免產科服務「爆煲」，令服務水平下降，影響本地孕婦的福祉，政府採取應對措施是理所當然的。雖然與公營產科服務的提供者商討出一個目前本港公營體系每年能夠共同承擔的產科服務名額——「八萬八」的指標，但仍需盡快與私營醫院持份者商討執行細節，而最重要的是確保本地孕婦能有足夠床位供應及選擇權。

做好醫療產業軟硬件配套

我更希望政府勿以為定出產科限額便萬事大吉，必須與內地當局加強商討，加強協調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秩序。為了紓緩公營醫療系統人手短期內仍相當緊絀的情況，政府也應積極研究與醫委會商討，局部放寬輸入外地醫療專才來港工作。此外，政府也得加強醫療發展的長遠規劃，因為除產科服務外，本港其他醫療服務亦甚受內地同胞歡迎，香港的醫療產業可謂大有發展空間。故政府必須做好軟硬件的配套，尤其是醫護人才培訓方面，更非一朝一夕可培訓好，必須好好加以規劃才是。

民主黨跳海騷譁眾取寵

馬彥

使跳海象徵了跳海者要求復航的決心，還不過是那幾個人的決心而已，說服力大打折扣。以跳海爭取復航的象徵意義實在非常牽強，蒼白無力。

浪費警力 政治抽水

相反，同樣有分爭取政府復航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和李慧琼，以及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劉偉榮，行動則理性專業得多。在航線營運最後一天，他們夥同專業會議的立法會議員劉秀成和代表旅遊界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以規劃和旅遊角度促請政府正視復航訴求，於紅磡碼頭舉行燭光簽名集會，場面溫馨，吸引了趕乘最後一班渡輪的市民的目擊。乘客紛紛駐足簽名，爭相寫心意卡表達心意，共同拍照，緬懷過去。港人以行動表達了對和平理性爭取權益的熱愛。

區議會選舉在即，民主黨借爭取紅磡至中環及灣仔航線復航之機，以跳海達到「出位」目的，昭然若揭。不過，沒有參與行動的黃碧雲，如欲借黨內年輕人跳海舉動，在區選時「抽水邀功」，那是對不起那些出面跳海的年輕地區主任的。另一方面，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說，該黨成員跳海，作為主席也無法叫停，如此一項支離破碎的行動，不禁令人質疑民主黨青年激進有餘，成熟不足，行為膚淺，流於形式，這樣的英雄主義行動也不為該黨主流接受。

反思香港核電安全

李華明 立法會議員

明辨是非

日本發生大地震引發的核危機，深受國際關注，亦造就香港社會對核電安全的問題作了一次大辯論。筆者希望在此總結所觀察到的社會討論要點，讓政府反思香港核電安全的問題。

整體而言，香港市民一直對核電安全是存有憂慮的。大亞灣距離香港僅五十公里，港人擔心一旦大亞灣發生核洩漏，香港會首當其衝。幸好，大亞灣核電廠一直沒有發生過大型核事故，故香港人暫時放下了核安全的問題。但日本的核危機突然又喚起了港人對核安全的憂慮。香港的核電廠真的安全嗎？不少專家已說明大亞灣核電廠遠較日本福島及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安全，原因是大亞灣用的是「壓水式」反應堆技術，是九十年代較先進的技術，加上大亞灣反應堆的安全罩十分堅固，就算受波音747客機撞擊也不會損壞。

不少港人似乎憂慮人為隱瞞及對核事故的應變缺乏準備等，多於憂慮核技術本身的安全。例如在去年十月，大亞灣核電廠發生較嚴重的核輻射洩漏事件，但中電於事後23日才公布，引起公眾嘩然。中電解釋，是因為技術檢查需時，而且若事無大小均通報，會造成「狼來了」效應。然而，不少評論均要求，若出現大亞灣核洩漏事故，則不論事故大小，均應即時向香港市民通報，還市民的知情權。最近，天文台在香港錄得較高的輻射指數，亦被質疑未有實時公布詳情，可見市民對核事故通報機制要求之高。

另一方面，有議員亦質疑政府在過去十年從未就大亞灣核事故應變計劃，舉行大型演習，邀請市民參與等，亦未就核電安全事故及應變措施舉辦公眾教育。政府回應指，因「事務繁忙」及已舉行其他大型演習，故未有就大亞灣核事故應變計劃進行演習，難免令市民質疑政府對核安全的意識。

特區政府應抓緊這次社會對核電的大辯論的機會，立即重新檢討核電安全政策，提升牽涉中電、廣東省政府、港府三方面的通報機制，落實核事故實時通報，及增加港方參與大亞灣核電廠例行檢查等，都是切實可行的建議。而檢討及更新大亞灣核事故應變計劃，舉行讓市民參與的大型事故演習，加強核電安全意識的公眾教育等，亦是這次日本核危機後，社會深入討論後的共識。長遠而言，政府亦應繼續聽取社會的意見，探討是否應進一步使用核能供電的政策。